

作家 WRITER MAGAZINE

杂志 国内统一出版物号 CN22-1028/1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 ISSN1006-4044 国内发行代号 12-1

总第 539 期

Wang Binggen: BingXin's Love with girls in her Church girl high school

Liu Qingbang: Paste Can Xue: Wine and Fire Xue Yiwei: Win the First Battle

Xiao Su: The Doneky Woman Li Yuere: The Beauty Storm Yu Jian: The obvious West

2014年1月号

冰心在教会女中的“同性爱” 王炳根 贴 刘庆邦 酒与火 残雪 首战告捷 薛忆洵

养驴的女人 晓苏 美人风暴 李约热

显而易见的西部 于坚

我们是动物——最温柔的歌唱给你
谁啊？还我帽子！

帽子给小怪兽一把抢走啦，鸡飞狗跳人奔跑，硝烟滚滚在小道。那巨大的植物是什么啊？只晓得它是植物却不晓得是什么植物；只晓得那里有你想要，不晓得你究竟想要什么。是梦，是青春，是如梦的青春。似是而非，梦之妙处。纯粹的梦，都是糊涂的。这幅画我喜欢，它没有主义，无意教化，它就是那句被多少中国人崇拜的东坡名言：“天真烂漫是吾师。”

封面画/王公文/欣力



ISSN 1006-4044



9 771006 404000 定价 14.80 元



2014.1 总第 539 期

目次

王炳根 003	作家走廊
赵 四 010	冰心在教会女中的“同性爱”
赵四 / 译 020	第 28 届维莱尼察国际文学节行纪
葛浩文 由元 / 译 025	第 28 届维莱尼察国际文学节诗人作品选译
殷 实 029	背诗
黄 梵 034	天生我才
欣 力 035	同类
	画外话
	金短篇
刘庆邦 058	贴
残 雪 064	酒与火
薛忆沩 071	首战告捷
晓 苏 077	养驴的女人
李约热 084	美人风暴——给我亲爱的朋友
彤 子 088	瓜
赵允芳 096	窝头小史 (小说类女作)
	[江北短篇小辑]
江 北 105	马小乔的貂
江 北 112	牡丹花被
胡 平 118	体验无敌 (译论)
申霞艳 119	如何对待他人的痛苦 (译论)
何同彬 121	“常见的轻浮” (译论)
	作家影记
045	鲁敏影记
鲁 敏 052	母系
	诗人空间
于 坚 123	显而易见的西部
于 坚 126	持久的象征
丁 及 128	真实的花期 (组诗七首)
小 海 130	有意味的诗歌生成机制
李晓旭 132	低处的光阴 (组诗)
	塞纳河畔
卢 岚 037	行行一直到伊甸
	作家地理·大地神曲
东 珠 145	虞美人
东 珠 150	水榆花楸
	记忆·故事
陈 渔 135	溥仪与徐志摩
	我说我在·诗意评论
李 森 155	论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寓言



从斯洛文尼亚街头随处可见露天咖啡座、餐位

第 28 届维莱尼察国际文学节行纪

从的里雅斯特到科佩尔，看得见亚得里亚海的房间，维莱尼察文学节三奖

斯洛文尼亚第 28 届维莱尼察(Vilenica)国际文学节举行时间从 9 月 10 号到 15 号,此前、此后我安排的近三周时间的意大利之游使得我的 2013 拥有了一个金色周游的九月。文学节 11 号举行开幕式,10 号这天在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境内的七个地方都举办有开幕式前的热身场活动,其中有一场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于是我在意大利归队开始了我的斯洛文尼亚文学节之行。

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湾的两个海港城市——^(Trieste)的里雅斯特和斯洛文尼亚的科佩尔^(Koper)(本届文学节主举办地)两城间车行不到半小时即可抵达,且不是飙车速度。如此贴近,不分彼此,花个 3 欧元坐汽车就出国了!让与会的法国小说家、伽里玛出版社的海外小说编辑让·^(Jean Marnet)马特恩惊奇地念叨了好一会儿,如果不是有事必须提前离会,他一定会找时间花这 3 欧元的。的里雅斯特是现代小说大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写作之地,他的《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完成于此,《尤利西斯》也在此地构思,虽然他的最后成功是在巴黎。这也让我们继续逗趣一直身在巴黎的让:“如果你是先呆在的里雅斯特,而不是一直只呆在巴黎,没准儿你会成为另一个乔伊斯。”

这样的两个城市也因而有难分难解血肉相连的历史渊源。科佩尔是座古城,在罗马人之前的希腊化时代此地即有希腊语名 Aegida(意为“羊城”)的城镇存在。科佩尔于六世纪开始的繁荣便

赵四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朗诵

源于躲避伦巴第人入侵而涌入该城的里雅斯特居民,而的里雅斯特地区是中世纪斯洛文尼亚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在近现代历史上,两个城市的国家归属更是错综复杂。长期的融合使得两城在语言、文化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比如在科佩尔,斯洛文尼亚语和意大利语都是官方语言,的里雅斯特人也认为,两种语言都是他们的本地语言。所以想想,一个现代科佩尔人至少说三种语言是极寻常的,在1991年独立之前,人人说塞尔维亚语(南斯拉夫的官方语言)是必然的,斯洛文尼亚语是保持民族独立性的最后依凭,定然人人争说,而意大利语也是自家语,焉能不说。文化层次高一点的,再加个国际通用语英语(或德语),会说四种语言很普遍……这样想来,汉语因长期的大汉帝国之独立存在而带来的纯粹性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封闭性,凡事利之所在,难免也有弊伏其中啊。

的里雅斯特的热身场活动在赛多利斯城市博物馆举行,是三位作家的朗诵会。最主要的一位是本届文学节的焦点作家弗洛里扬·利普兹,设置这样一个焦点,有点是向卓有成就的(奥地利/)斯洛文尼亚老作家致敬的意思。老作家利普兹以用像诗歌语言一样有难度的语言写小说著称。由于热身场活动全程是斯洛文尼亚语和意大利语的交错进行,所以我的任务只是坐在那里听音及听幕间音乐——

(Florjan Lipuš)

在孔佐尔齐耶书店举行的朗诵会主角们,前排右起:拉脱维亚诗人安娜·奥津娜、波兰作家伊格纳齐·卡尔波维茨、法国/罗马尼亚诗人罗迪卡·德勒金切斯库、爱尔兰作家艾伦·麦克蒙纳哥,后排听众是维莱尼察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烈·布拉特尼克先生



钢琴弹奏和长笛吹奏。会后斯作协工作人员娜娜的夫婿开车将我们带到了科佩尔如施特纳酒店,五天的文学节期内我们都将住在这里。

维莱尼察溶洞闭幕式外等待总统到临的舞蹈演员和观众

因为娜娜和她那形象俊朗的夫婿是我此行最先接触的普通斯洛文尼亚人,所以我对和他们聊天兴致颇浓,没想到他们二位对中国一点儿也不陌生,几年前他们在中国旅行有一个月之久,不仅到过北京、上海,更纵穿郑州,跑到四川找到了大熊猫栖居地,再南下吃到过至今令他们难忘的皮如龙鳞的广东荔枝……“大熊猫栖居地?我只在动物园里看过大熊猫……”我忽然有点汗颜。在关于斯洛文尼亚是不是小国的问题上,薄荷奶奶(在塞尔维亚语里娜娜是薄荷的意思,在斯洛文尼亚语里是奶奶!)和她家夫婿意见不够统一,当我谈起,斯洛文尼亚国土面积只相当于北京加上海,两百万人口的国家,太宜居了,光北京的人口就是斯国的十倍!娜娜惴惴,斯洛文尼亚确实是个小国家。她家夫婿则目光坚毅语气肯定:“斯洛文尼亚不是一个小国家。”我蓦然对温和低调的斯洛文尼亚人生出点另眼相看的情愫。

(Tomaz Salamun)

走了从的里雅斯特到科佩尔这一段,我忽然对在科佩尔长大的斯洛文尼亚当代最大的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的《引水渠》一诗生出了点“曲解”的热情,该诗首句是“我应当在1884年生于的里雅斯特”,一首充满想象力和内在灵视能力的“出生前传”,纯诗诗作,读之可以隐约感到诗人一定有对意大利文化的热爱,但此时在

我眼中,它多了点当代斯洛文尼亚人对的里雅斯特解不开的历史情结意味。插话一句,好事多磨,但毕竟曙光已现。我的译作,四百多页的《萨拉蒙诗选》,据作家出版社责编李宏伟允诺,将在2014年1月正式面世。

茹施特纳酒店特意为文学节的客人们安排了四层、五层看得见亚得里亚海的房间居住。从这里可以看到隔海的科佩尔市中心钟塔和它周围连绵青蓝色丘陵脚下海港的起重机械及平铺开去的新老建筑之白墙棕瓦,更可以欣赏天空云层、海水色彩那一日四时情绪化的风云变幻,或忽而飘雨,或蓦然放晴,亚得里亚海或在阴翳天色里灰冷灰冷地严肃着,或在碧空云涌下蓝得发亮诱人光彩夺目。

11号傍晚,在最后一抹夕阳余晖和初闪的街灯中,三三两两的与会者在灰蓝的暮色里走过马路对面的长堤,来到渡口码头,搭船过海,在海风的冷冷吹拂下,机动船隆隆行于碧蓝的海水之上,怕冷的人们喝上一两口船夫友情赠予的烈性酒,一行人轻快如船行说说笑笑奔赴科佩尔市中心。(Andrej Blaznik)

开幕式晚8点在位于市中心的地区博物馆的拉皮达瑞厅举行。由于到的时间尚早,组织者便安排大家先在凉廊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咖啡,也便于欣赏在它对面的建于15世纪的威尼斯哥特风格的科佩尔市中心地标建筑——位于铁托广场上的普瑞托瑞恩宫的外观,在经过了1991—2001年的彻底整修之后,这座建筑恢复了它作为市政厅的历史用途。此行,斯洛文尼亚人对于历史文化的热爱,对于建设自身家园的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及至感动的印象。在14号于喀斯特地区斯塔涅城堡朗诵会后自



汇入萨瓦河的卢布尔雅那河流经卢布尔雅那市区



丹尼·吉尔(左)给“水晶维莱尼察奖”获奖者塔尼亚·玛丽亚楚克(乌克兰)颁奖

由浏览风景的漫步中,奥地利诗人、作家、翻译家,斯洛文尼亚通路德维希·哈廷格先生告诉我,直到二战之前,斯国境内的塞扎纳喀斯特地区还是贫瘠的不毛之地,除了岩石百草不生。在南斯拉夫政府期间,斯洛文尼亚人不管闲事,地方政府埋首于治理家园、绿化群山,直到把这一片土地改造成我们今天眼中看到的苍翠遍野、青山起伏……原来,“阿尔卑斯山上阳光明媚的国家”、一半领土被森林覆盖的欧洲“绿色瑰宝”,竟是以人力定乾坤建设出来的呀!想来当年就有这样理智清醒头脑健全的斯洛文尼亚地方政府,1991年独立之后(也因幸运地未被卷入前南地区的战争困扰),在短短十几年里这个国家便创造了东欧经济转轨和复苏中的最大奇迹,成为前东欧地区最富裕的国家和欧盟中新兴的中坚力量,人均GNP达30000美元,超过了葡萄牙、爱尔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的领导能力是历史因革所来有自啊。

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虽是邻国,但气候差异甚巨,由仍是夏天的意大利突然到了已仿佛入秋的一日气候三变的斯洛文尼亚海滨,今年身体一直不够健康的我10号夜半突然就被高烧抓了个正着。一天的猛药下去,晚间上船时腿脚已不再如醉飘,但坐在观众席上还是意在神游。所幸上船之前,在酒店自助餐厅里遇到一位隐秘的斯洛文尼亚魔法师,告诉我,在老欧洲,感冒了驱病魔很简单,用手指敲击木头就会痊愈。于是我和他一起敲了好几遍木桌,第二天我好像确实好多了,他的感冒似乎更重了,于是我告诉他,在中国,我们都相信,医生治不好自己的病,盖房子的自己没房子住——当然现在在中国是挣工资的也基本没房子住……开幕式上,我的魔法师——维莱尼察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烈·布拉特尼克先生就用鼻音浓厚的感冒腔代表评委会向本届文学节作了致辞。开幕式



当然是由一系列致辞组成的,有斯洛文尼亚作协主席韦诺·陶费尔先生的,有前维莱尼察文学节主管加斯珀·特罗哈先生的等等,同时还有一个中欧倡议国组织(CEI)的驻站作家奖金的颁布,这一5000欧元的奖金专门资助非欧盟的CEI成员国的作家,使其得以实现三个月在他所选择的任意一个CEI国家里自由写作的机会。开幕式上还有三位诗歌、小说作者的朗诵,以及相当精彩的瑞士全才型女歌唱家科林·库尔谢乐斯和她的大提琴、手风琴、多种乐器吹奏者四人组的半场演出。其他所有的朗诵场(除七个热身场、开幕式、闭幕式上的朗诵,另有九场专场朗诵会)也都伴有货真价实的音乐演出,在欧洲,真是无“乐”不成“节”呀。

斯洛文尼亚文化部部长阿莱什·茨尔尼奇博士致辞

(Tanja Maljarčuk)
A Woman and Her Fish

维莱尼察国际文学节是由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和位于塞扎纳的维莱尼察文化协会共同组织的国家文学盛会,创办于1986年,2005年定名现名,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文学节之一。一般在每年9月的第二周举行,每年活动的高潮是“维莱尼察国际文学奖”的颁布,斯作协按照有关规定由一个多人组成的维莱尼察奖评委会将该奖评定颁予一位在文学和散文创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中欧作家。在历史上获过该奖的诗人、作家中不乏一些中国读者熟悉的名字,如1987年的获奖者德语作家、剧作家彼得·汉德克,1991年的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1992年的法国/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1996年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等。文学节还另有两个奖项:一是在本届与会的中欧诗人、作家中凭参会作品选出的“水晶维莱尼察奖”。除小雕像奖杯外,获奖者还获得参加来年四月在爱尔兰高尔韦市举行的著名的扣厄特国际文学节的机会,这是两个文学节间交流项目的一个部分,维莱尼察文学节也会欢迎上一年度扣厄特文学节上的诗歌攻关赛的获奖者。此外还有一个是分三个不同年龄段(7—10岁,11—14岁,15—17岁)的“少年维莱尼察奖”。

本届文学节的参加者主体是五部分人士,外加一些特殊客人。最受关注的是国际文学奖的获得者,波兰女小说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其次是焦点作家弗洛里扬·利普兹;第三部分是17位来自中欧12国的诗人、小说家,“水晶维莱尼察奖”的获奖者便是从这一部分参加者中产生;第四部分是五位远方来客,其中三位(英、美、中三诗人)担任了水晶维莱尼察奖的国际评委,我也有幸是这三人中之一员,另两位评委

来自特殊客人群体,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让·马特恩,一位是扣厄特文学节主管丹尼·吉尔女士;第五部分是三位少年奖的诗作获奖者。本届水晶奖的评选过程正如让一直念叨的,“来之前我以为评奖会很艰难,没想到这么容易”。容易是因为几乎没有悬念,每一位评委都对一篇短篇小说印象深刻,乌克兰青年女作家塔尼娅·玛利亚楚克的《一个女人和她的鱼》,一篇带点神秘色彩、带点寓言性的小说。一个五十岁的胖女人的英俊的丈夫——渔夫更爱鱼,总是到聂斯特河里不能打鱼的季节和离开了外面的女朋友时才回来,每次回来总会带回条大鱼,而他的女人则总是把鱼扔出窗外。结婚时女人的妈妈在院子里客人们的鞋中发现的一只没有配对的白色拖鞋可能是他们一结婚就变得陌生的不幸婚姻的预兆,而总是沉溺于打鱼的女人的丈夫在女朋友自杀后说看见了一身雪白的魔鬼甩出的鱼竿,鱼钩钩住了他的喉咙……悲剧人生的故事讲得干净利落,有人性的洞察透出,有文学性的幻象创造,有因作者过于年轻而回避过多细节反而凸显了完美结构的不经意的精彩在其中,总之有难得的民间传奇因子。好的文学都有得自上天成就的部分,所以匿名的民间故事可以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它们可不是一味努力写的结果。所以每个评委个人的决选名单里都有这篇小说,其他诗人、小说家则没有获得这样的一致提名,因而毫无争议地,今年的水晶杯落入了30岁的塔尼娅怀中。

蜂箱画与鞋,寻科索韦尔不遇, “本届文学节最精彩的十分钟”

13号白天大家游览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市(读音其实译作“柳比亚纳”更贴近,还是尊重地名辞典吧),下午、晚上在卢市各有

两场文学节的朗诵会,以及一场文学节附属活动“瑞士在维莱尼察”的瑞士文学代表团圆桌会议及朗诵。卢布尔雅那市干净整洁,建筑风格受奥地利、意大利影响甚巨,市中心更是巴洛克建筑汇聚。我在罗马被遍地游客和印度小贩尤其是纳沃纳广场的满地烟头(难怪有的攻略让大家晚上去逛纳沃纳广场)毁了一半的意欧情结,在卢布尔雅那市重新恢复了它对欧洲式整洁的信心。

在卢市,目力所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除巴洛克建筑,遍地露天咖啡座、餐座外,便是蜂箱画与鞋了(有游客逛得深的说城市里处处都有龙的影子,桥梁、建筑、雕塑、纪念品、明信片,甚至井盖儿,所以称它“欧洲唯一以龙为象征的城市”,我逛得浅,所以见得不多)。蜂箱画是斯洛文尼亚人独立发展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是最具代表性的斯洛文尼亚文化遗产,于18世纪下半叶因养蜂业的发展而渐渐成形。一些彩绘的小木板被越来越多地放在了蜂箱的前面……至今收集到的蜂箱画有两千多幅,原作大部分被收藏在斯洛文尼亚及欧洲各国的博物馆或少数私人手中,街头巷尾的旅游纪念品皆仿自这些原作。中午吃饭的时候,保加利亚女诗人西尔维娅·科列娃向我展示了她选购的一幅,画面中一名着民间传统服装的男子弯腰弓背地背着十字架,十字架上坐着一位妇女。我问西尔维娅画面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她说《圣经》故事中说到,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而民间笑谈衍伸其义,男人不仅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还要背着自己的老婆……负担比耶稣重啊!多么富于民间智慧的解构故事!消解了宗教,揶揄了生活。哈哈一乐,轻松片刻,然后人有了继续和严酷生活纠缠下去的力气。蜂箱画就是这样一种涵容各种民间传说、历

史、宗教、民俗、农家生活、笑话、童话故事等内容的趣味性十足的艺术形式。

在卢布尔雅那市中心，我还看到一个在其他城市从未见过的奇观，两幢楼房之间的几根缆绳上，挂了许多只鞋！我问同行的爱尔兰作家、诗人艾伦·麦克蒙纳哥，此为何意？艾伦显然不明其意，于是给了我一个拐弯的答案。在他于美国居住期间，偶尔见过某地方挂着一

(Alan McMonagle)

孔佐尔齐耶书店朗诵会后爱尔兰驻斯洛文尼亚大使基兰·道林先生邀大家餐吧小聚。长桌左侧向内依次是芬兰诗人奥利·海科宁、中国诗人赵四、爱尔兰作家艾伦·麦克蒙纳哥、大使先生；右侧向内依次是斯洛文尼亚作家瓦尼亚·佩甘、英国诗人格里·卢斯、法国/罗马尼亚诗人罗迪卡·德勒金切斯库、“欧洲文学十字路口”项目的斯洛文尼亚驻站作家罗伯托·纳西（意大利）。▶

两只鞋，他的美国朋友严肃地告诉他，这说明此地是块危险区域，有帮派团伙斗争分子于此地格杀了敌人，然后剥下对方的鞋，高高挂起，以示成果以儆效尤！嗯，看来美国还是块文明在不断发展的地区，至少由割头皮进化到了剥球鞋！不过我坚信，温顺文雅的卢布尔雅那人民一定文明程度要更高一些……下午再经行此地，同行者是文学节组织方的编辑塔尼亚，于是再次寻求答案。她说十多年前，她来卢布尔雅那大学念书时，第一次见到这里大概只挂着寥寥几只鞋，后来她听说过一个关于这些不断增多的鞋的解释，不过不知对否——旅行者将自己穿旧废弃或修补好的鞋扔上绳索，手头准的鞋就挂了上去，留了下来。这解释颇使我心欢喜。想想第一个将鞋扔上绳索的创意分子，一定是在狂喜而非沮丧的心情中呼哨着将鞋留在了半空，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仿佛醉酒之后的意外行动；第二个、第

(Tanya Petric)

三个家伙才是真正的创意分子，与第一只鞋心有灵犀——何不继续扔，不断地扔，直到扔出一个唯有时间才能给出面貌的不知终局的场景，然后多年后的某日再经此地，也许还能众里重寻，蓦然望见我的那只鞋呀！真是与在七千年的古埃及建筑物上留下“某某到此一游”有天上地下之别哦。不过，再继续往下的扔鞋分子就很有可能是得到了类似塔尼亚的解释后的合作主义者而非创意争先者了。但这些合作者们才是这一行为艺术完全不可或缺的共同缔造者，同样价值斐然。考虑到我的个头硬件以及没有练过篮球的身手，我没敢勇于尝试成为这一行为艺术的合作者。事后想想，在卢布尔雅那市意外看见这一街头奇观，其实完全不意外。这座斯洛文尼亚艺术中心城市有一个在欧洲很著名的常与哥本哈根的克里斯坎无政府主义自治自由城相提并论的非主流文化街区梅泰尔科瓦，在反传统

(metelkova)



赵四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斯塔涅城堡脚下



的年轻人中颇有影响。非主流创意，正是这个城市文化的一项题中之意。没准儿最初的扔鞋者就是打那个街区走出来的某位客居者呢。

鞋，似乎成了这几天我们的主题话题之一，14号中午在午餐地附近，一户人家正在热热闹闹地办婚礼，场外搭起的拱形门栏上红红白白的大气球下赫然悬挂着一只鲜艳亮丽的红色高跟鞋，碰巧又是艾伦在我近旁，我又就近问答案。在我头天抗议为什么他是爱尔兰人却没有海恩里希·伯尔在《爱尔兰日记》中向我展示的爱尔兰人的幽默感（那可是我关于爱尔兰的初始记忆）的情况下，今天他终于显示出了爱尔兰人的幽默感——“哦，这是游客扔的！”作为求知若渴之人，我立即放弃与他为伍，奔向了万事通——一年中有半年隐居在斯洛文尼亚塞扎纳地区的萨尔斯堡中国式隐士路德维希（他正在学汉语，迷石涛的绘画，热爱“逍遥游”、“坐忘”……背得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也多写四行七个单词的），果然答案在他心中。一只好鞋，预示着婚姻能走遥远的路；一只红鞋，预示着红红火火的美满生活……对嘛，民间智慧处处通！既“红”且“好”才相当于我们的“枣生桂子”嘛，如果出现一只配不成对的白鞋，那后果可就严

重了……不同的只是我们的文化对女性的“鞋”似乎有点天生贬义，附带地，对男性的“帽子”在某种色彩方面也不大满意，因何至此不得而知。

每一个语种的现代诗歌里几乎都会有自己的兰波。这几年因翻译萨拉蒙的诗作我接触到了几个历史上著名的斯洛文尼亚语诗人的名字。其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斯雷奇科·科索韦尔（1904—1926），这位

能找到科索韦尔的英文诗集的书店时，我恰是太问对了人。他不仅是三本科索韦尔的德语诗集的译者，一本科索韦尔文集的合作收集者、编者，而且，更为传奇的是，他在科索韦尔的诗歌里听到了自己诗歌的声音，从此他只用斯洛文尼亚语写诗，而用德语，他的母语写散文、评论等等。一个人的诗歌语言是别国语言而非母语！这是本届文学节我收获的最大意外，此前我从未想象到过有这种可能性。尽管我知道里尔克生命的最后两年基本只写法语诗，但他的主要作品毕竟还是德语的。当然也许帕斯捷尔纳克的品评比别家都更好地解释了里尔克晚年写作的这一奇异现象：“欣然服从于这种他所热爱的语言……在法语中他才能再次成为重新上路的人。”当诗人走过某个阶段，达到某种创作井喷之后，创造力的枯竭消散常常会发生，他往往需要另觅源泉才能继续走下去乃至达到另一个高峰，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深谙此理，他也是据此揣测里尔克重觅了一个语言源泉，当然更多的诗人需要的是新的精神源泉。而路德维希在诗歌里一上路就聆听到了一个异质的声音，并一下子全息接纳，反而在自己的母语——德语中听不到了诗歌声音，这的确很奇怪，让歌德情何以堪！当然，作为伟大的诗人，歌德一定会释怀，在诗歌中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这次作为本届文学节的特殊客人，路德

维希因在科索韦尔翻译、研究、收集整理方面的贡献再次获得了斯洛文尼亚作协的特别嘉奖。颁奖及他的朗诵是 12 号晚间，在里尔克写下了重要诗作的下撒的里雅斯特湾的杜伊诺城堡里举行。^(Duino Castle)
在同场举行的朗诵会上，杜伊诺城堡里的“伐木”声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芬兰诗人奥利·海科宁的朗诵可谓声震杜伊诺城堡。节奏铿锵，调如巫师，我们仿佛成了围着火堆听古老传奇的部族中人。他朗诵的芬兰语声音中带着斧劈木头、刀砍树身的痕迹，凭这声音，我就直觉地相信（虽然知道直觉往往会欺骗我们）这一定也是个真正的诗人。比起小说、散文等的朗诵，只有诗歌朗诵，可以凭着节奏声音，进入听众的靈魂。^(Konsorcij)
13 号下午场的朗诵会安排在斯洛文尼亚最大的孔佐尔齐耶书店举行。书店里有成架本国诗人的外语版书籍出售，然而，唯有科索韦尔的诗集因售罄而无处可觅。没找到科索韦尔的英译诗集，我带着点遗憾和希望离开了斯洛文尼亚，希望是因为有路德维希的允诺，在两周之内如果他在书店找不到一本英文的科索韦尔，他就把他自己的寄给我。我虽然不忍夺人所爱及了解一时兴之所至的允诺在时间里消散的轨迹，但还是直觉他



路德维希到临

23 岁便去世（因感冒引发的脑膜炎）了的诗人，在极其有限的创作生命中，写下了 1500 首诗歌（其中 500 首左右是完成之作），这是一种何等充沛的创作能量的集中爆发。而他的绝大部分诗歌是在死后 40 年发表的。到了 60 年代，诗风曾经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三变，并综合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元素，且关心在斯洛文尼亚土地上的社会、政治压迫问题的左翼的他，日益被公认为是中欧地区最主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成为斯洛文尼亚诗歌偶像。

当我问到路德维希能否带我去

路德维希因在科索韦尔翻译、研究、收集整理方面的贡献再次获得了斯洛文尼亚作协的特别嘉奖。颁奖及他的朗诵是 12 号晚间，在里尔克写下了重要诗作的下撒的里雅斯特湾的杜伊诺城堡里举行。^(Duino Castle)

在同场举行的朗诵会上，杜伊诺城堡里的“伐木”声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芬兰诗人奥利·海科宁的朗诵可谓声震杜伊诺城堡。节奏铿锵，调如巫师，我们仿佛成了围着火堆听古老传奇的部族中人。他朗诵的芬兰语声音中带着斧劈木头、刀砍树身的痕迹，凭这声音，我就直觉地相信（虽然知道直觉往往会欺骗我们）这一定也是个真正的诗人。比起小说、散文等的朗诵，只有诗歌朗诵，可以凭着节奏声音，进入听众的靈魂。^(Konsorcij)

13 号下午场的朗诵会安排在斯洛文尼亚最大的孔佐尔齐耶书店举行。书店里有成架本国诗人的外语版书籍出售，然而，唯有科索韦尔的诗集因售罄而无处可觅。没找到科索韦尔的英译诗集，我带着点遗憾和希望离开了斯洛文尼亚，希望是因为有路德维希的允诺，在两周之内如果他在书店找不到一本英文的科索韦尔，他就把他自己的寄给我。我虽然不忍夺人所爱及了解一时兴之所至的允诺在时间里消散的轨迹，但还是直觉他

会帮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果然，三周之后的一封长长邮件的附件里，他复印了全本的科索韦尔早期诗作集《金色小船》英译并做成 PDF 发给了我，同时邮件里开始游说我译一本中文的科索韦尔吧……

很荣幸，我的朗诵被组织方安排在了最重要的一场朗诵会里，13号晚上在卢布尔雅那城堡里和金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焦点作家利普兹、保加利亚女诗人科列娃同场朗诵。下午场的朗诵，因为有本国作者麦克蒙纳哥、爱尔兰驻斯洛文尼亚大使基兰·道林先生不仅亲临聆听，还在会后邀五湖四海的作家朋友们去餐吧畅聚。那不愧是块产生了乔伊斯、叶芝、希尼的土地，那里的政治家也多文学爱好者啊。我的朗诵虽然在最重要的一场，组织方也邀请了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出席，但大国的大使先生一定是太忙了，所以在现场，我见到的是代表大使来出席的政务参赞伍女士。朗诵严格按照提交给文学节的作品进行，所以我的任务很明确，用中文清晰、准确、传神地将我的100行、七首短诗传达给全场听众。背景屏幕上配套地播放斯洛文尼亚语和英语的译文。这是我第一次进行十分钟左右的中文诗歌朗诵，我本性和路德维希先生一样，是个隐士，在国内，完全不做诗歌活动家。同时也因为认识到在“小时代”的一片芜杂的诗歌环境中，唯有成为坚定的独行者，才有坚持自己标准的可能性，也才会拥有最终不成为一个内心的失败者的可能性。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的所爱，且一旦做事把事情做好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尽管我很少朗诵，但我还是有意识地对朗诵得特别好的现代诗人的朗诵技艺有所

观察，比如曾两度到中国来过的西班牙诗人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我极欣赏他的朗诵，音质醇厚，举止从容，具大将风度，其音一出，便有自内而外的慑人之力，全无高八度的专业朗诵者的外强中干气。比起他，无疑，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从容、淡定、声音平稳，只随诗歌内在情绪节奏起伏，语速当缓则缓、当快则快……则是人到中年的我还把握得住的。毕竟，这些诗，是我一些真正的灵感之作，是我的语词敏感能力带着有灵魂深度的洞察力或是带着灵魂深处的痛楚发出的声音，是了不起的艾柯（意大利）所言（比无数的诗歌理论家们说得好多了）“当想象力自知已达到能够创作的重要感情状态时，我们就能写出诗作”时写出的诗，而非憋出的诗。情绪节奏发得出来的声音，我的自然声音就没有任何理由露怯，就理当能够传达它们，克服了这一点，现代诗歌朗诵就成为可能。写作行纪，无法还原朗诵现场。但我还是想在此列出两首诗，以便对某些事物发表点看法。列出《恋舞》一首，是因为忽然想起我们的一位“人民”诗人曾很诚恳地感慨为什么他不能像塞弗尔特（捷克）那样发出代言人民的声音。其实原因真的很简单，因为你不能像赫拉巴尔（捷克）那样获得了法学博士之后扔掉所有的一切，主动去当打包的蓝领工人，因为他的写作源泉在那样的人群生活的大杂院里，他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想成为谁，他的写作灵魂不为任何既得利益所累。这就是伟大的捷克文学的传统，而非中国的。而在中国，要真成为了这样的捷克人民……你还是到捷克去吧，才能活下去且拥有写作生命。我不能说身在中国的你已是既得利益者，但我知道在我的奋斗道路上所领受的痛苦与艰辛作为“人民”诗人的你没有尝过，所以我可以自信地写下这10句诗，写下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痛，但我毕竟是个诗歌艺术家，注定要追求属于艺术家的辉煌。这首诗只能有这10句，我曾试过把它写成30句的，60句的，几个月之后再读，仍然只有这10句是诗。“诗”，实在没有能力抓获人心时，就别动用它为好。

恋舞

那些疲惫的脸也是我的脸，
那些无望的心也是我的心，
那些挣扎的人也挣扎在我的体内，
这个漏洞百出的世界也是我不得不披挂的衣衫，
而那些貌似幸福却取悦不了我渴求的灵魂。
在创造的神性每一次欣悦的闪光中，
我都看见承接秘密流转的幸福，
伸开它巨大辉煌的凤凰尾翼，
在残酷的生存之舞中，
安慰地稳稳托住了我的腰身。

朗读到第六首《小朵》，所有的节奏只剩下了一个——狂奔。诗歌艺术永远是形式艺术，一个高速行进的时代给予我们的，欢欣或痛苦，不是嚎叫出来的，而是要通过创造出形象把它分娩出来的艺术的批评，只能是形象的批评，而非意识内容的。我的包括这首诗在内的十首诗歌的英译当初给萨拉蒙先生看时，作为中欧领军诗人，他大出我意料之外地没有一点儿矜持保守，对晚辈的慷慨大度在我生活在中国四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未

见过。在回信中他坦然地表示他的激赏(甚至他用的是有“崇拜、热爱”意味的“adore”一词,而非普通的喜爱),认为这些诗出自无限的传统又毫无疑问是当代的,并慷慨地表示每一首诗都给予他如此之多,尤其是《小朵》和《家》两首是十首中的顶峰,他断言这是任何一个诗歌选本都必将收入的。《家》在国内我还没有拿出来正式发表过,但《小朵》,在中国2012年的所有诗歌选本中,没有一家选过它。这大概就是大诗人和一般诗人、诗选者在判断力上的差别吧;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诗歌写作者身在具遮蔽力的中国诗歌环境中的莫名悲哀之来源吧。我的英译文的最后校读者,加拿大最优秀(John Lilburn)的英语诗人之一蒂姆·利尔本先生也同样赞赏这首“小朵的史诗”,并且这是我和我的英语老师襁圆女士合作英译的诗中他一字一点未动的一首成功译作。有时我想,可能真的如某些欧洲诗人认为的,中国人缺乏探寻灵魂世界的天赋,所以可能认不出一些东西。而在世界图书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这一代人,至少我个人,寻求灵魂增长的可能性一直是不懈的内在成长动力。也许在精神源泉方面,我和我的相对封闭的母语文化多少有不同构的地方(而其实任何一个现代大家作者,都不会只有处理本地文化资源的能力,我最欣赏的女作家尤瑟纳尔是一个法国人,但我读到的最好的当代人重写的印度神话出自她的手笔)。所以我的这几首小诗每每带出去,总是能够得到许多欧洲听众朋友无保留地肯定和喜爱,无论他是诗人还是政治家。孤独的创作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你坚持高标准,但也很容易让你丧失信心。正是这些国外朋友的肯定,使我保持了一个平衡的内在创作心态。我说这几句,是为了提醒和我一样坚

持独行的国内诗歌写作者,彻底的孤独是不现实的,如果你坚持一种孤独,你同样还需要寻找另一种肯定。

小朵

奔跑在跟毁灭赛跑,无处可躲,小朵奔跑
毁灭花开朵朵,灰尘的鹅毛大雪黑云压下
小朵奔跑,抵死奔跑,要穿过乱云飞渡,
穿过陷落的家园,穿过邪恶创造力的腰身
天使在回望,无遮无蔽,谁在拆拆飞速地拆
无家无告,我跑跑莫名其妙地跑,不接地气
针尖上的小朵,刀俎上跑,一小朵
微小如被施法的尘埃,我们仅剩的灵魂
一小朵,被一大坨求生抛出的小朵,谢天
谢地,我乘乘乘花朵的降落伞,三朵花伞
浪花依旧,险象环生增生超生,一定要有
动作,小朵20号脚下射出油门
让子弹飞奔,小朵13号旁逸斜出如出枪膛
骑上蜜蜂,巨无霸嗡鸣,宛如九个小朵
在恐惧九重深的巍峨里,穿梭九毫米
如豆灯火,小朵星星点点,垂落
又飘起的希望,火光一闪
争斗,争斗,举起两根缝衣针
我织织织进三重诅咒,与混乱战斗
自救的口袋,一截布道的手指
盖上我,在天空下睡去,向着熄火的朝阳。

(Alaš Črnič)

朗诵结束后,很多诗人朋友和听众都来真诚地向我表示祝贺,作协主席陶费尔先生非要在人群中把我找出来聊上几句才兴尽而归。文化部长阿莱什·茨尔尼奇博士直言“你的诗非常好且有新元素在其中”,难道次长先生是文学博士出身?科列娃希望我回去后再多寄几首英译诗作给她,她准备请人译成保加利亚语。奥地利女作家布丽塔·施泰因文德内尔,一个越老越优雅的老欧洲范儿的女知识分子(小欧洲女作者们也和美国、中国人比较相像了),感谢我给她带来了和她有限印象中“平、乏艺术表现力”的中国诗人朗诵完全不同的经验,并在回去再次阅读这些诗作后来信中慷慨地称我创造了“本届文学节最精彩的十分钟”。难怪有人说,一个人只有到国外去,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爱国心,那时候,我还真涌现出了点“为国争光”的感觉。

(Brita Steinwendtner)

诗人国,总统到临,
“精灵”溶洞里的主奖获得者

来斯洛文尼亚之前,我就听说过,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对文化和教育高度重视的国家,并且知道这个文化产生了齐泽克这样的当代欧陆哲学大家,自然不可小觑。思想,在欧洲的价值体系里永远是会放在第一位的。这大概就是当年撒切尔夫人对中国淡定态度的来由,一个只能出口冰箱、彩



电而不是思想的国家不足为惧。但满地的意大利旅游纪念品都变得是“中国制造”的时候，还是让人有恐惧感的。

不过，更充分的了解还是要到当地去亲眼目睹。如果不是亲见，一个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会很难相信，这个国家的街头人物塑像，没有政治家、军事家、工商业主……被视作民族英雄的都是诗人、文学家。比如，在我于卢市街头极为有限的漫步中，就眼见了浪漫主义大诗人弗朗茨·普列舍仁（*France Preseren*）、文学家伊万·灿卡尔（*Ivan Cankar*）的塑像。前者是斯洛文尼亚民族独立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在维护斯洛文尼亚语言的统一和反对斯洛文尼亚人消融进克罗地亚人的斗争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是解决了斯洛文尼亚民族发展中最根本性问题的人物。1945年起他的忌日被法定为全国的文化日，并设立了以他命名的国家最高文化艺术奖“普列舍仁奖”。伊万·灿卡尔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文学现代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亦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语中最伟大的作家，有时会被比作斯洛文尼亚的卡夫卡或乔伊斯。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斯洛文尼亚人长期受异族统治，历史上的独立国家只有存在于8、9世纪极短时间内的塔兰卡尼亚和卡尔尼奥拉两个公国，斯洛文尼亚民族一直处于被同化的危险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靠语言和文化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独立性，文学艺术因而在其民族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诗人在这个国家精神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也正是源自并得益于这一传统。据说，一个当代斯洛文尼亚年轻诗人在本国出的第一本诗集就可能印数达到三五千册，而在别的语言中，大家对三五百的印数早就习以为常。我在翻译《萨拉

蒙诗选》的过程中，也亲身感受到他们对本民族诗人的热爱，斯国前驻华全权公使伯纳德·史莱纳（*Bernard Srajner*）先生在得知此书翻译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个人自掏腰包资助了部分款项，让我亲身体会到热心于支持文学艺术的老欧洲古风之遗存。

在1991年真正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之后，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更有铆足了劲发展文化的势头。翻译事业的勃兴令人惊诧，思想、文化、科学、文学各领域译进斯洛文尼亚语的作品数量之大覆盖面之广足以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汗颜；国家对本国思想、文化、文学的外译也是鼎力支持。历史上文化、文学勃兴的时代和翻译发达的时代往往是同步的，斯洛文尼亚确有潜力成为一个文学乃至文化的大国。此时，我又想起娜娜夫婿那坚定的语气“斯洛文尼亚不是一个小国”。经斯国一行之后，我理解了他们为何会低调但自信，这的确让人尊敬。相较而言，我们的翻译事业总体上显得太过功利，没有全面铺开、大小语种人才兼具的大气度，这和我国的教育事业现状是配套的，一方面是一些热门专业人头涌动人才济济，乃至在就业等领域中甚至产生恶性竞争；一方面是真正需要人才的许多领域人才严重缺失。所以有教育家早就指出，中国的就业困难是教育的结构性缺失导致的。而结构合理——是政府要担负的责任。

斯国政府支持文化的行为，还可以从每每大型文化文学活动总结先生本人总要亲临现场中窥见一斑。由于事先没有一字一句地读日程安排，14号黄昏，在维莱尼察溶洞外的歌舞表演告一段落后，所有人一直等待迟迟不见进洞让我颇感纳闷，直到问后得知，这是在等总统先生驾到。原来他真的会来

呀。

斯洛文尼亚总统博鲁特·帕霍尔（*Borut Pahor*）先生果然器宇不凡，在常见的欧洲人的高富帅之外，更有政治家的从容沉稳慈威有度。当在洞外他的发言人发言，歌舞表演进行时，他也是和众人一样安静地立于对面欣赏，只是在他的附近人员相对稀疏。甚至在溶洞里他发完言后也还是坚持在场观摩到底，没有赏了脸就走人的做派。只是可以想象，当他和人群站得如此之近，他的贴身保镖会不会精神紧张压力过大致血压升高？

我特别注意到，整个文学节艺术表演的安排，最具后现代元素的歌舞反而是放在了总统到临的场合里。朗诵会中倒都是传统的乐器演奏、室内乐四人组形式、古雅的民间舞蹈等。而给总统先生看的舞蹈，人物造型、舞蹈动作、化妆服装、演员表情都极为夸张不避俚俗，颇具无厘头气质。看来斯国文化不是有一个乐于与时俱进的政治领袖，就是其文化期待一个这样的政治同路人。这倒不是说新的就是好的，只是有生动的文化必得有包容力。

每年文学节的重头戏“维莱尼察国际文学奖”的颁布都在维莱尼察溶洞里举行。“维莱尼察”在斯洛文尼亚语里是“精灵”的意思，古老的溶洞自1633年起便有人造访，怎么也算是老精灵了。精灵溶洞里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不再是凡事满不在乎的样子。她一向形象有点“嬉”，梳得满头非洲人似的小辫子，数数能有几十个。朗诵时也依然是走在城市街头逛游的休闲打扮，听啦啦色彩艳丽。领奖时刻的一身藏蓝色西服则严肃刻板，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她待它们也跟借来的衣服似的，领完奖就立即换回她适应、我们也适应了了装束。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难免会成为风格的奴隶。什

This page is a review on: "The Ugliest Woman in the World"

么都可能成为人的陷阱啊。

既然她是本届文学节的最大赢家，我也就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她的作品，文学节通书上她的作品读下来，总体感觉有点儿不满足，但绝不至于失望。说说她选择朗诵的短篇小说《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吧。毕竟谈具体作品，比复述一个人的简历更易见真如。首先一个作者有胆量把情节设置到最极端的情境中去，就不失为是有雄心的。前一半的篇幅审丑的感觉很强烈，一个生性有点爱标新立异的马戏团经纪人怀着丝毫不带同情心的最粗鄙、现实的目的和一个“硕大的脑袋覆着赘瘤和肿块”，小眼属于动物，鼻、口、牙也没一处堪入目的世界上最丑陋的女人结婚了。这样他可以拥有世界上别人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还是一棵可用来展示的摇钱树。读之真让人担心作者难道真就一味陷进白描冷酷仙境的细节为丑而丑不肯自拔了？尤其到了八分之五处写到婚后生活，竟然快成庸常夫妻生活状态了，连那可见点才情的异想天开的东西都消失了，她可打算怎么收场啊！峰回路转，到四分之三处，在经纪人遇到了医学教授，他将面对观众介绍的最丑女人起源故事由母亲被野猪强奸致孕说，全村人无同情心受上帝惩罚说，不道德妇女的梅毒遗传后代说改为了科学术语版本——物种突变说，并受教授暗示“突变会不会遗传”之后，最丑陋的女人怀孕了。奥尔加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功力开始展现，前面全是铺垫。经纪人开始被撕裂，有时他希望那个孩子像丑女人一样丑，这样他这辈子身边都有摇钱树了。有时他一想到那孩子将成为一个怪物，就恨不能将它从丑女人的腹中拽出来保护它免受她有病的、为各种缺陷所搅乱的血液所侵害。人性的力量开始在这撕裂中显现，而最

见小说家功力的是他开始梦见他是在她腹中囚禁着的那个婴儿，她在慢慢地改变他的脸。或者有时梦见他是在强暴少女的野猪……读到此，我对奥尔加不再有一丁点的失望感，她有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心理深度储备。而丑女人的完美心智展现在平静的自我表述中：“人们如此脆弱，如此孤独。当他们坐在我面前，盯着我的脸，我对他们感到抱歉。这就好像他们自己是空的，好像他们不得不仔仔细细地看着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来填满他们自己。有时我想他们嫉妒我。至少我是个东西。可他们如此缺乏任何异常的东西，如此缺乏任何特别的属性。”听了这话，不仅经纪人会畏缩，所有的读者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是否也是这个空虚世界里的空心人。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甚至比丑女人还丑。经纪人再次被撕裂，既高兴又绝望。他的救赎之路将会如何走下去？他能否最终实现被救赎？既然他已经开始分裂，既然这分裂表明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标新立异者和彻底的拜金主义者，那么人世间就只剩了一条救赎之路可以让他去走。奥尔加功力的深度于此显露出更多。多多少少想到这一点，春天到了全世界将着魔于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空前绝后的丑脸，经纪人生平第一次亲吻了丑女人的脸，当然，是额头。丑女人焕发神采、异样，几乎像人凝视着他。在被凝视中他的脑中升起一个问题：“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这个人千古谜题。仿佛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人是被掩盖着的，人的脸是个面具，整个生命仿佛一场戴面具的威尼斯舞会。有时他醉意恍惚，他要移走面具，他不能忍受呆在家里，但从前逃出去的原因不同，他怕自己某天会控制不住要把那丑陋面具撕下来……这是真正属于经纪人独特

的救赎之路，不是泛泛普适的，因而充满了有说服力的现实主义能量，最伟大的文学是创造出有极端现实主义细节的完满象征物。卡夫卡最擅长于此，因而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对奥尔加的稍微不满足仅在于此，她设置出极端情境，对生命进行了戳破、揭示、思索，故事讲得起伏有致反差惊人，唯如此丑陋的造物，方可见尊严和健全心智……但不是只有黑暗，没人性的最终仍实现了人性的救赎。只是她创造的一切仍有人力强为之感，还没能得天成造出完满象征物。同样是设置在极端情境中的《饥饿艺术家》则达到了这一高度，“饥饿”和“艺术家”是在哪一个诗性瞬间突然合体活化在卡夫卡头脑中的，它们一旦合成了，就是一个浮动的自足的诗性能指，可以带上自己全部的合理的现实主义细节，但却没人能说出饥饿艺术家象征了什么，他不会告诉你他所指的是精神与肉体的分离，是彻底的神圣性在人世的不能被容忍，是艺术家与社会的分裂……还是别的什么，但他同时指向这一切并超出这一切。所以当代小说，可能和当代诗歌一样，不乏优秀作家、诗人，但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

最后再揭秘一下小说的结尾，如果双倍的丑陋终于逼使一个人获得了对人有深度的认识，并同时从最粗鄙现实的种种考量中夺回了人性的闪光，这丑陋的任务也就完成可以退场了，果然，一场西班牙流感夺去了母女俩的生命。经纪人情不自禁地对教授说出了“救救她们”，虽然她们已死，而母女俩的最后归宿——仍是展示，病理学博物馆里的标本，但她们保持着“一个完美的尊贵的姿势，像是一个新物种的不成功的开端”。

责任编辑 孙昱莹

赵四 译

第28届 维莱尼察 国际文学节诗人作品选译



铁托广场上的科佩尔市政厅——普瑞托瑞恩宫

林沼之歌(三首)

[芬兰]奥利·海科宁(Olli Heikkonen)

不要亵渎地念起我的名字，
因为我会来到当你念时。
我穿过森林，踱过沼地边缘，用我的鹿角
剥下树皮，用呼吸压低鸟鸣，吹动
潮湿的树叶，使空气中的针叶腐坏。
我迎着风抬起我的鼻孔，
松脂和花楸浆果，我闻到人的渴望。
为什么他们渴望我，我的鹿角
是骨可获利但疼痛。为什么他们
竖起电线，在森林中铺路。
我的蹄子在柏油里打孔
我的眼睛浸泡在光中。
不要邀我
去到你苹果树下的阴影里。不要来到
我的森林的黑暗中。
不要来到。根会抱缠你的脚，
荆棘会扯烂你的皮肤。



为什么你不闭上你的眼。
它们的光亮过其他的光。
它疼痛在眼中，灼伤那脖颈。
它来自比树更高处，人类的光，
驱使我奔跑
跑向灌木林，高草丛
跑向森林冰冻的最深处。

挺直的腿陷入沼泽，蹄脚
像铅锤，是什么感觉。

毛发戳进泥炭沼
每一毛孔

炸裂开。炸裂开

在泥浆和淤渣深深处
一盏柔软的灯已生根，
一盏简单的灯
已生根。



保加利亚诗人西尔维娅·科列娃在朗诵

别碰我，火焰会燎焦你的指尖。

将你整个手掌伸进火里，
伸进我皮毛的寒冷中，
因为我来自森林和沼地以远。
曾经我的肺充满冰冷的雾，雪冰晶擦过我的鹿角。
冻土带移动。我和一个人类的声音说话。
多么美妙的词语，多么低沉的诗行。我的声音回响
穿过森林。树木摇动，草地退缩。
我走得更近，路过第一个郊外，
第一处亮灯的房子，你的家就在它们中。
别碰我，
冰川的边缘将会粘住你的指甲。

错误的诗行(选三)

[英国]格里·卢斯(Gerry Loose)

I

想想这些百合
你谈美学时
谈到的，还有这些
甜美的卷绕
忍冬花的，铁丝网的



我对山岚的凝视
捕获无与伦比的光

II

物质的状态
卤素灯
安全地取消
夜与昼
废除月亮
仓鸮
攫取歌曲

整整二十四小时现在
一个塞壬
对我的坚硬之地摇滚
这些人与他们的
翻领交谈



新月
秋沙鸭潜泳
看
桥
看水
看弓弯的浪
转身

III

林立的街道
今天我拾到一枚分币
昨天一枚镑币
在我的购物单上
茶酒盒
那每日生活的英雄
迈达斯
曾向我预告



无意
画出十字
架形
在那火车上
无他
他给我酒

一天之后(外一首)

[爱尔兰]艾伦·麦克蒙纳哥(Alan McMonagle)

曾经红水涌流的运河尽头
之港湾中海鸥盘绕
自袋中抛洒面包屑的盲眼人，
徒劳寻找了一早上
涓涓流淌进港湾的神秘小溪
之源未果后，一个令人作呕的早晨；
在酒吧街的地牢氛围里



赵四和斯洛文尼亚作家弗洛里扬·利普兹在朗诵后合影



寻找舒适,用黑啤补药
和叮当叮当的祝福:某天
同其上有乌云折磨者般盘旋的
谋杀山较量较量的
互相责骂后,一个恣意妄为的下午;
这一次,我们将变出一个这一刻
从侧街小酒馆里自我们破窗
吹入的风味相似物,却在主要被
饭锅的令人惊奇和在我们的
厨房华尔兹中轮流压坏彼此的脚趾
所耽搁之后,一个备受折磨的晚上;
所有这些之后我们一瘸一拐地走进黑夜
直到黑灯瞎火的码头,我们在漆黑的
寒冷中自助直到,最后,偷瞥一眼
毕宿五,带翼的马儿一溜小跑
穿过不休不眠的天空。
随后与睡得像汤勺一般的我们一同睡去。

港湾酒吧

屋外是号哭的风。层涌的云。
从新月天空啐出的几口雨。
屋内是濒灭的火。

屋外是吱嘎作响的征兆,
摇荡在它的铁臂上。
屋内是滴答走时的钟。

屋外是空空的酒瓶,
和着卵石奏乐。
屋内是无人弹奏的钢琴。

屋外是孤独的船,不歇的水,夜晚的漫游者
看向朦胧的灯。
屋内是店主清理愁闷的残渣。

屋外是摇晃的信号灯,
绝望的说唱,徒劳的恳求。
屋内是最后的话语。

入睡之前(外二首)

[保加利亚]西尔维娅·科列娃(Silvijacoleva)
观彼得·勃鲁盖尔《伊卡路斯坠落处的风景》

你怎么能这样

难道你不知道
蜡的性质
身体的重量
和翅膀的确切尺寸
你怎么能甚至没选对
一年中正确的时间
地点去飞
你有没有看到从附近的船上
没人扔下救生圈
当你落进水中
你有没有想过
有多少事要你去
当你扮成一只鸟儿玩时
现在谁来播种
你爸爸的田地
现在谁来为他的羊儿挤奶
谁来亲吻
姑娘腥咸的冷冷身体
打鱼人为谁去捕鱼
耕田人为谁去耕作
阳光普照
同情满怀
你的腿伸出水面
你的翅膀无影无踪
你活该
你个轻浮如羽毛的家伙

冰河时代

某天早晨你醒来
寒冬已临
窗后的大教堂
冰冷无言
天使们的白羽毛
落遍你周身

一尊石雕

让我们感激冬天

为了被抚平的边缘
 冷冻的激情
 结冰的情感
 让我们感激痛苦
 为了幽暗温暖的房间
 枕头栅栏的防护
 埋在填得
 满满的棉被下
 所以没人能够溜进
 也没人能够看到深处
 他会在那儿发现什么
 我的爱他会发现……

影之锐利

[奥地利]路德维希·哈廷格(Ludwig Hartinger)

所有这些词
 皆是阴影

——[斯洛文尼亚]斯雷奇科·科索韦尔

那些甚至被风
 所藏起的开端
 那些你用呼吸点燃
 在白之中的灯芯

在不可选择的岸边
 词的草地无边躺卧
 阴影谱美的侧面
 画出山脚下众多纹章

你如你所是。这里仍奇异。
 信任风之疾动。众海岸
 梦见你。也看那树正呼吸
 一叶逐一叶,无止无休

一茎

写空

冥梦群鸟

石头的海。你曾
 织众梦。你自
 一个逃离灵魂的

隐修院之远凝视

一面破碎之镜的
 至静悸动在诗中

喀斯特 你是内境的
 石之窗 惨苦梦景的
 红土壤 词的
 孤井泉 石花冠

喀斯特之耳 你能否听见
 我脚步下的浪
 在风的围抱中
 海岸蔚蓝的歌

有时一个凝望映出
 风的蔚蓝笔迹
 有时一个声音藏起
 夜的秘密穿行

说出那风的欲言未言
 还回那石的将还未还
 梦见皮肤的欲梦非梦
 给出手的迟迟未予

(只有奥秘冒险一试)

词的皮肤打开我们
 皮肤的词加深我们
 在心的一个个盖子下成长
 信任的明亮灯芯

从喀斯特——一个石之词中
 取走更多一点光

于是结束延迟
 开端藏身于池

你所确定之物的缺席

[法国/罗马尼亚]罗迪卡·德勒金切斯库
(Rodica Draghinescu)

某位我不知道是哪一类型的使徒。
 使我有权利冲着母亲大叫。

“她来了吗?!”

“(……)我属于你,属于你,我来了。”

但我不知道打哪儿来的,也不知去往哪儿,或如何去,何时去。

内心出卖我,外界收买我。

声音越来越大,卡嗒-咳嗒-卡嗒,卡嗒-咳嗒-卡嗒,

金属的意识和我同一尺寸。

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在那些玻璃的天空里。

白。红,
记忆的,黄,蓝,绿,黑。

卡嗒-咳嗒
那条路没有出口。
痕迹没有内容。
卡嗒点击世界所见
卡嗒……

卡嗒-咳嗒,卡嗒-咳嗒-咳嗒
我不假思索地开枪
卡嗒-咳嗒,卡嗒-咳嗒-咳嗒
我不分析,
我不综合。
卡嗒开枪,戛然而止。
卡嗒。这条路没有出口。咳嗒。

咳嗒-咳嗒。穿过高于情节的地方进来了。用乐器敲打脑袋,我去我来自之所。我到达出发之地。我用来自这里的在那边和大街上的危险把我的胳膊腿捆在一起。妈妈干她能干的事。卡嗒-咳嗒。我用命中注定的忧虑毒害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来到我向后前进。卡嗒-咳嗒-咳嗒-咳嗒。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那怎么能受到保护?哪儿有好男孩,好小伙儿,旧骑士,教练员,肥沃现实的驯兽师?哪儿有应许之地,被选子民?我是饱满形象的女儿,是一只飞翔在溺水火车里的小鸟,一条跃出被埋葬的大海的鱼,在血肉和木头间挣扎的小陀螺,那食肉动物,短命的,沙龙燕子,在琥珀味道的阳光下,在十一月雪人的眼睛里。我既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所以?

然后谁(……)?黎明?白天?黄昏?夜晚?

你所称的“美好未来”,妈妈。一个人加另一个人造出了它?我点击它吗?你刚才说到的婴-儿。记忆冲进那空无的孩子,被净化?我点击它吗?以太,腹胸切口的中点,移动的或固定的胸部,据每一参照系而独立存在?

你未来的生命制造空无,妈妈,那人已拿来一个密不透风的围场,并用真空抽气机从你的嘴里抽走了空气。那对夫妻相爱吗?在空虚和残余的空气压力中。夫妻虚无,单方,双亲,那一时刻的无论什么星体温度。密集的空,“终极空,”无的坟墓,怀孕的空,被确认在那万事万物中,在 10^{-8} 帕斯卡压强的范围内。在其中,你仍然点数每立方厘米缺席的两百万废弃分子,即便是在爱的缺席中。你的经历什么时候把那教给你的?和你所确定之物的缺席。

那人的缺席,不是它吗的未来?物质的缺席,情感的缺席,事件的缺席,那些你称为“那个”的东西,妈妈。于是,带着你体内的那个,你离开去填满简单的过往。卡嗒-咳嗒,不完美,当下的完美,过去的完美你已忘记了它们,它们不再和我的前进作对:

“我过去不知道你知道些什么。你也不知道我知道些什么。我难道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也不知道如何去知道。也不知道是错是对。也不知道是知道得过多还是不够。夜晚将摆脱它。这个黄昏在哪里将不再是黄昏。在雨中不再是雨。在内部不再是别的东西。在外部不再是别的东西。在那边它将不是白天。同时不是时间。这条路上没有白天。再也没有。”

“好了!”

在一个单独的记忆和另一个我不记得的记忆间有稍许变化。可替换的、致命的空要求每一主体的绝对缺席,也要求每一谓语的受影响之缺席。

我造出一个像你一样的空,以获得某些当下。我抑制不确定原则。卡嗒-咳嗒-卡嗒。我有那态度。我割掉词的皮肤,你所称的诗之伤,妈妈。皮肤和词会那样干吗?你只是叫它哎呦。

责任编辑 孙呈莹